

行走者

印象匈牙利

孙桂廷

印象之初

第一次记住匈牙利，是在读中学的时候，管秉海老师在政治课中讲到1956年底匈牙利事件，从裴多菲俱乐部讲到周总理同贺龙元帅访问匈牙利。那时匈牙利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正是周总理这次雪中送炭的访问，使匈牙利很快摆脱了危机，获得了长久的稳定。

或许有一种特殊纽带，把我们中国人民同匈牙利人民紧紧连在一起，匈牙利人民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20世纪50年代，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到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演出，恰逢自己的大儿子出生，于是陈强就将大儿子取名陈布达。到了第二年，二儿子出生，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名陈佩斯。后来又因为布达佩斯地域的多瑙河里有座丽达岛，所以他给小女儿取名陈丽达。可见一个中国的老艺术家对匈牙利的真情实感。

走近匈牙利

笔者第一次走进欧洲大陆，是2004年。为了增强校际间的国际文化教育交流，鲁东大学组成了一个教授代表团，应邀访问了匈牙利的王牌高校——罗兰大学。

在我们成功地访问了罗兰大学后，我国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朱祖寿先生在大使官邸亲切地接见了我们。第二天是周末，大使安排大使馆办公室主任张焕伟同志带我们一睹匈牙利的山水之美。

其实，匈牙利首都是由两个城市合在一起命名的，一个叫布达，是山地；一个叫佩斯，是平原。二者被著名的多瑙河南北相隔，由六座大桥连接在一起。张主任把我们安排在多瑙河心岛的一所温泉宾馆住下，那里的风景别有洞天。

当我们走近中欧最大的湖泊巴拉顿湖畔，不仅领略了湖光山色，也感受到匈牙利朋友的热情。记得当时有两位当地人正在钓鱼台垂纶，他们老远同我们招手，问我们是中国人吗？随即表示了欢迎态度。其中一位用的是海竿远投钓法，钓钩的上面十多厘米处有一个小筐盛着打窝料。甩出十几竿后，果然有一条白色的鱼被拉了上来。我尽快帮他端起抄网，摘掉鱼钩，把这条两公斤左右的大鱼放进鱼护里。我问他这鱼的名字叫什么，他回答“巴林”。我看真有点像白鲢的样子。而“巴林”在匈牙利语里翻译成什么鱼，我至今没有搞懂。

看到他累了，我帮他甩了一竿。因为我也算老手，抑或爆发力使然，这回甩得比他甩得还要远，他立马用英语惊呼道：“3000 meters!”

其实，神力也甩不上三千米的，何况渔线一般不到二百米，一般人能甩个七八十米就算不错了。人家这么夸张，显然是对咱中国人的客气和赞许。

这天中午，正赶上我大使馆部分外交官到多瑙河边的一座高山顶上搞烧烤派对，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核能组织工作的两位同胞也赶来了，我们有口福参加了野外烧烤派对。

撸着串，端起北京产的二锅头，正在惬意享用之时，忽然从多瑙河上空飘来了三个动力滑翔伞。有一个滑翔员飞抵我们头顶20米左右的距离时，向我们招手并高喊着：“你好，中国！”我们随即把烤串

和酒瓶举得高高的，向他们致意。我当时有一个小纳闷：他为什么不说日本或别的什么亚洲国家？他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是中国人吗？

在布达佩斯地域的多瑙河边，有部分古建筑和雕塑，特别是建于上世纪初的渔人堡，这里曾是个鱼市，后来渔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修建了此堡，作为防御之用。渔人堡四周环境优美，景色十分秀丽，站在这里可以鸟瞰布达佩斯全城美丽的风光。走进渔人堡，仿佛时光倒流。许多当地人知道我们来自东方大国，都表示出高兴的欢迎姿态。

离渔人堡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上千年历史的引人注目的人物雕塑纪念碑，其形象就是来自东方的匈奴人。

邂逅参赞夫妇

2007年10月，烟台市与匈牙利松博特海伊市建立了友好姊妹城市关系，这进一步为我们鲁东大学与匈牙利高校探讨并开展国际交流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2008年早些时候，我接到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处的邀请，参加该大使馆举办的文化节。大厅里人头攒动，忽然有一对男女举着可乐杯主动接近我，还向我送来了一杯可乐，随即我们交换了名片。原来是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参赞纳吉·高博先生(后来升任副大使)和他的夫人纳吉·麟。高博先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两人首先自报了家门。建立联系后，我校主动邀请纳吉·高博夫妇来校访问。

2008年9月22日，高博夫妇应邀访问鲁东大学。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参赞夫人纳吉·麟是匈牙利一家汉语杂志《欧洲丝绸之路》的创办者。其杂志内容主要以文化、艺术、外交、政治、教育为主题，主要栏目包含高端访问、中外建交、合作交流、异国文化等，全刊以图为主、文字为辅，发行量上万册。

他们夫妇主动提出要为我们鲁东大学刊发一份免费的学校介绍，占一页版面。真诚使然，我们在几个月后还是以赞助费的名义，向该杂志社寄出万元，因为她是自筹资金办杂志的，我们不能坐享人家的大方，来而不往非礼也。后来，她也给我们连续寄来了好多期《欧洲丝绸之路》。

或许受她的《欧洲丝绸之路》启发，我在法国工作时的2011年，曾经谋划过一件事情，就是准备从法国开房车沿着丝绸之路返回中国，沿途设计了必经的100个城市，并准备做成两块布质路线图，每到一城市，请各市市长在地图站点上签名，以期达到宣传丝绸之路的目的。其中匈牙利是必经之路，包括几个城市，并打算重点访问不可缺失的《欧洲丝绸之路》(后改名《世界中国》)杂志社。

为了实行这一计划，我首先花费1600欧元(约合人民币14000元)买了一辆二手拖挂房车，里面可住五个人，约了旅法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主席刘占宇及在巴黎大学读博的小茹等五人。刘占宇在那里有一辆高尔夫车，后尾带有可以拉拖挂房车的牵引钩，正好与这个二手拖挂房车配对，他说以最低廉的价格5000元人民币转让给我。只可惜因为当时中东局势出现不稳定，安全缺乏保障，这项计划被迫泡汤。只是那台拖

挂房车至今没有带回来，仍然放在一位朋友的别墅院子里，成了孩子们玩耍的迷你小房。

后来我了解到，纳吉·麟原名王麟，她是从贵州大山走出的山妹子，在中国还没有大批派出留学生到匈牙利以前，她独闯匈牙利，与纳吉·高博喜结良缘。其儿子出生后，起名纳吉·王·维克多。她加入了匈牙利籍后，入乡随俗将自己更名为纳吉·麟，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匈文化教育交流事业中。

2022年元旦刚过，我惊闻到纳吉·麟逝去的噩耗，纳吉·高博父子发出了讣告：

我们痛心通知您，《世界中国》杂志社社长纳吉·麟(王麟)女士于2022年1月6日突然离世。请参加我们将于2022年1月16日星期日上午11点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的葬礼仪式。

我们深深爱着她。
——她的丈夫纳吉·高博和她的儿子纳吉·王·维克多

只可惜当时疫情余波作祟，不然我是应该参加她的葬礼的。据说葬礼很隆重，在北京的中外朋友纷纷前往吊唁。这位中匈人民的友好使者虽然黯然早逝，但她助燃起的中匈友谊之火到现在依然越烧越旺，有感恩之心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她的。

“老铁”匈牙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4日，匈牙利就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匈牙利早就是我们的“老铁”。

有人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匈奴人，而匈奴人曾是东方华夏后裔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都是黑眼球、黑头发，与古时的匈奴人很相像，他们的名字也是姓氏放在前面，而不同于其他欧洲人，名字在前姓氏在后。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很接近东方人，如他们常吃米饭、面条和大饼，又如乐器唢呐和扬琴等的使用，过节喜欢用红色装饰以及贴窗花等习俗，婚丧嫁娶也和我们中国人相似，等等。近年来时不时听到匈牙利人说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东方的西方人，不是没有根由的，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东方人的情结。也有匈牙利人说他们对中国人接受率最高，这并非空穴来风。匈牙利有人说，“我们挂着的旗帜向西飘扬，吹动他们的是东风”。

匈牙利是第一个在欧洲建立母语与汉语双语教学的国家，是最早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国家之一，是主张用人民币结算且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国家。难怪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最近说：“东方是我们的根。”匈牙利人对我们中国人的情感，由此可略见一斑。

记得我以前曾经读背过世界各国的英语名字，读到匈牙利时，就感到比较奇怪，因为一般情况下，国名读音应该接近音译，但匈牙利不同，英语匈牙利“Hungary”很接近英语“饥饿”“hungry”的发音，而匈牙利母语“Magyarország”的发音，也很难听出有“匈牙利”的发音。莫非当年汉译者考虑到了匈牙利人与古代匈奴人的血缘有关？或许这也只是一种戏说。

匈牙利政府早就对我们中国人实现了入境免签，找到合适机会，我真想再去那里驻足寻访。



左起张焕伟、高博、李清山(时任鲁大校长)、王麟、作者。

诗歌港

与花鸟共处(外二首)

吴刚

爬上南坡
移步幽静的小路
眼前绿树成荫
花香扑鼻
心头涌上难言的快意

伸展四肢席地而卧
深深体验空气的芬芳
呼吸的起落
不觉陷入正念的冥想
置身世外桃源也未可知

一阵凉风袭来
花枝乱颤
林子起舞
叽叽喳喳的阵阵鸟语
说的什么，天知道

桃花，你是我最美的艳遇

本来，只想
借一幅春天的美景
抚慰刚从风雪中走过来的心
无意间却遇见了
你专为崔护虚掩着的门

真没打算
辜负迟到的北国之春
也不想逃离
桃花、烟雨、花伞
去寻找半生迟到了的艳遇

月下独白

月色，皎洁
云丝，缠绕光晕
氤氲，将时空稀释
世界进入静谧模式

徘徊于山前漫道
月亮也一路随行
倒影拉得有多长
思念就放大几分

止步于小河旁
投下，一枚枚石子
让涟漪一圈圈放大
渐渐抚平起伏的心潮

和你分隔有数载
牵挂却如影随形
折服了你的天马行空
知性气质由内而外

宁愿让回忆不再来
也不愿和你有嫌隙
一时的月下黑
岂可演变成孤独求败